



■ 王晓伟

## 十载磨出勘探利剑

在冀中能源峰峰集团(以下简称“峰峰集团”)生产服务中心,说起区域治理管理科勘探队长贾学明,队员们都会竖起大拇指,称赞他技术精湛、业务本领强。十年间,贾学明轮转多个单位,深入煤矿井下,潜心钻研勘探技术,磨出了一把地质勘探的“利剑”,保障了矿井安全生产。

2012 年,峰峰集团远在新疆的一处煤矿生产投建需要技术支援,时任新三矿通风区调度员的贾学明听说后,想到自己正年轻,又有多年的矿井通风调度和“一通三防”管理经验,便主动请缨入疆,于 2013 年 6 月成为内部矿井援疆队伍的一员。

新疆的地质情况与河北本部矿井有所不同,由于特殊的地质构造,煤层容易自燃,实施了改良矿井通风环境、加强局部通风等措施后,效果依然不佳。在参与矿山相关技术研讨会时,贾学明听到了地质勘探话题。有技术人员提议采用钻探技术,将自燃煤层进行区域治理,使其封闭严实,将自燃的条件剔除。这个方案很快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,也引起了贾学明的兴趣。

“地质勘探就像一把利剑,利用钻探技术深入煤层,采取区域治理的手段,抽放瓦斯和水,剔除一切于生产不利的因素,确保矿井生产安全。”技术人员的话就像一棵种子,在贾学明的心中萌发,他还专门购买了相关书籍,白天工作,夜晚学习。

一年的援疆工作让贾学明快速成长起来。回到河北本部矿井后,因为过硬的专业能力和高度的责任心,领导商议后决定让其担任钻探队长职务,并安排了 20 多个年轻职工跟他学习。带了队伍的贾学明感觉到肩下沉甸甸的责任,以“做好钻探工作,执行好先探后掘,确保生产安全”为



工作格言,开启了边管理边学习的钻探生涯。

井下 162504 掘进工作面需要勘探,新开头面没有运输设备,贾学明便带领大家加班加点,赶着生产地区衔接间隙,通过人力拖拽并分拆钻机设备,克服各种困难,以最短的时间、最快的速度完成组装任务。尤其是开钻后,遇到初钻塌孔情况,钻孔外套皮无法置入,他亲自上阵,通过调转钻机方位,打点柱、锁地锚、选位置,一系

列操作下来,最终寻得一处岩石位置,完成了钻孔。一旁的队员们看着汗流浹背的贾学明,由衷地佩服队长。

2020 年 9 月,新三矿因资源枯竭,按照国家退出产能的计划实施了关闭,贾学明调至羊东矿抽防区工作。期间,他接触到新型钻机设备,并于井下 8470 地区参与野青穿大煤层钻探工作,但钻场内钻孔布置、打钻技术皆与原矿井完

全不同,他又于 2021 年转岗至万年矿,在井下 2109 地区钻探 2 号大煤层。万年矿的各种钻探方法和技术,以及接触到的煤层变化和地质构造,让贾学明积累了更丰富的经验,锤炼出更过硬的技术。

今 4 月,历时两年转型的新三矿更名为峰峰集团生产服务中心,成立了矿井支护材料生产车间,并计划和实施组建煤矿区域治理管理中心,旨在以矿井地质勘探为主,通过区域治理服务煤矿,消除煤田开采中瓦斯、水、顶板等隐患。作为生产服务中心召回的首批人员,贾学明担任了区域治理管理科勘探队长,负责管理新队伍。

区域治理勘探工程与一般的井下钻探有本质区别,井上的千米钻机置入地壳,深入井下煤田,从气势上就让他心动。随后,生产服务中心与国家煤炭地质水文三队《孙庄注 5 孔井场》签订安全协作书,并安排贾学明与队员们一同前往。

高高的铁塔下,从泥浆循环系统到钻杆、钻具的认识,再到各类转动设备的作用,贾学明认真学习并记录。他每天查阅书籍,复习笔记,跟着师傅现场试练,学习地质勘探定向技术应用,掌握泥浆循环液配比,争取快速成长。

十年磨一剑,从认识到成长再到学习,贾学明深知地质勘探是一把确保煤矿安全生产的利剑,可以剔除和斩断各类威胁矿工生命和财产安全的隐患。他坚持不懈、努力提升自己,强烈的责任心和工作干劲也感染着队员们,大家们跟着他一起学习成长,在新单位、新环境中再次出发。

(作者供职于冀中能源峰峰集团)

一线故事汇

## 天下黄河第一桥

■ 周脉明

年初,我陪女儿去兰州考研复试结束后,便来到黄河岸边,走上了那座闻名遐迩的“天下黄河第一桥”——中山桥。

置身白塔山下,远远望去,那宽阔的黄河之上,一座贝雷式钢桁架公路桥宛如一条巨龙横跨黄河两岸。桥下有 6 墩 5 孔,桥上飞架着 5 座弧形钢架拱梁,壮观且气势宏伟。

中山桥是兰州历史最悠久的桥,也是 5000 多公里黄河上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桥梁,因而有“天下黄河第一桥”之称。铁桥两端的横梁上各有三个大字——中山桥。有人说,这是 1942 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而取的名字。但是,根据藏于甘肃省档案馆那张题为《兰州饥民在中山桥乞食状况》的照片(拍摄于 1928 年),可确定“中山桥”名称的出现不晚于 1928 年。

中山桥桥面铺的是铁板,中间行驶车辆,两侧是人行道,还有半人高的扶手。不过,为了保护这座大桥,2004 年中山桥结束了近百年的通车历史,改为永久的步行桥。游客漫步在中山桥,时而伸手触碰灰色钢架,凝视钢架上被油漆覆盖的战争炮火留下的烙印,体会其百年变迁;时而驻足在大桥中央,透过钢架,仰望苍穹,感受历史沧桑;时而伫立于人行道,手把大桥扶手,低头注视静静流淌的黄河水……还有那沿河两岸的杨柳、高楼大厦、白塔山上的古建筑群,总让人生出山河壮阔、岁月静好的感慨。

史料记载,中山桥始建于 1907 年 2 月,1909 年 6 月竣工。在此之前,明洪武年间,这里有一座名为镇远桥的浮桥。进入 20 世纪后,兰州道彭英甲在陕甘总督升允支持下,与德国、美国技术人员以及甘肃各界通力合作建造了此桥。大桥的建筑材料都是从德国海运到天津,再由天津经过北京、郑州、西安,辗转万里运至兰州。中山桥的建成,一举结束了黄河上游千百年没有永久性桥梁通行的历史。



兰州历来是东西交通要冲,是中原与西域往来的必经之途,中山桥在当年又是兰州来往于黄河两岸的唯一通道。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至 1943 年 6 月,日寇对兰州进行了长达 6 年的疯狂轰炸,中山桥就是轰炸的重要目标。因为在这座桥上,络绎不绝的驼队和汽车将军粮、武器、弹药以及援助物资不断地输送到抗战前线。

1949 年 7 月,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拉了解放兰州的序幕。8 月 25 日拂晓,兰州有史以来最激烈的战役打响,经过一整天的激战,“马家军”想趁夜通过中山桥退往青海,解放军第二兵团第三军十九团直插西关和中山桥,斩断了敌人的后路,击溃了残敌。当时,中山桥上的铁梁千疮百孔,而且被战火烧红了,但桥身却安然无恙。8 月 26 日,解放军将红旗插上了白塔山顶,宣告了兰州解放。此后,解放军所需的大量武器装备和后勤给养,都通过中山桥源源不断地送到西进部队。

如今,古老的中山桥已不是联通黄河两岸的唯一通道,但却是黄河上一个独特的历史文化标志。它像一座闪亮的黄河明珠,见证着兰州古往今来的沧桑巨变,也永远镌刻在兰州人乃至所有炎黄子孙的心上。

(作者供职于黑龙江鹤岗集团总公司)

## 大国重工重生崛起

——读工业题材小说《重中之重》有感

■ 刘学正

工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,工业题材小说创作,亦是当代文学的一项重要内容。《重中之重》是央视热播剧《麓山之歌》的原著小说,讲述了新时代浪潮下,国有上市公司麓山重工面对内外部重重挑战,坚守主业耕耘,凭着两代重工人的敢闯敢为、不懈奋斗,在与国际巨头的“巅峰对决”中,实现了自我超越、共赢发展,趟开一条从“制造”到“智造”的嬗变之路。纵观整部作品,个人追求与时代精神同频共振,工业激情与热血浪漫融合呼应,充分展现出新时代工业题材文学创作的担当与情怀。

一个陷入困顿的企业,想要活下去,还要活得更好,该如何突围?《重中之重》给出了答案。董事长方锐舟在麓山重工生死存亡之际,果断启动“重工换金融”计划,以期保住公司和员工们的饭碗,哪怕众人反对也毫不妥协,其决断力令人惊叹。而理想主义化身的“技术怪才”卫丞,则对此心存异议,他希望通过推动自主创新,掌握行业话

语权,进而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发展难题,捍卫民族重工的尊严。

以方锐舟、卫丞为代表的两种思维的激烈碰撞,引发了一系列精彩的对抗,也构成了整个小说文本的叙事基调。譬如,为了节省开支,方锐舟决定暂停对“麓山一号”研发项目资金的拨付,愤怒的卫丞闯入会议室向领导“告状”。“告状”未果后,他不顾一切地抵押房产、冒险众筹,希望拼尽全力,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。然而,当卫丞的实验终获成功,却被竞争对手以专利侵权告上法庭时,方锐舟却又力排众议,带领企业给予他全力支持。随着故事发展趋势的逐步明朗,卫丞渐渐理解了方锐舟布局海外市场等“不可理喻的行为”背后的良苦用心。

待到殊途同归时,之前针锋相对的二人方知彼此的初心如炬。小说中,麓山重工转型升级的脉络清晰而真实,从资产重组到产业重构,再到依托自主研发突破“卡脖子”的科技成果,以及大力开建智慧工厂,最终实现了“国之重器”的华丽转身。

这部作品立意深刻而高远,并

未囿于从跟跑到领跑的工业发展史,而是在时间化叙事的同时,聚焦发展的一个个横截面,呈现出紧扣时代脉搏的人物群像。除了以方锐舟为代表的企业家、以卫丞为代表的科研人员,书中还刻画了马大庆、宋春霞、金燕子、马炎等众多个性鲜明的当代工人形象。老重工人宋春霞竭尽所能为企业转型发光发热,尤其在“侵权案”期间,她克服手抖的疾病,重新练习手工制作高精度球窝,为打赢官司发挥了关键作用。而新重工人金燕子乐观开朗,有一股不服输的拼劲,她主动请缨去最艰苦的环境中工作,凛冽寒风也刮不灭青春的热情。

两代重工人看待问题的视角或有不同,但都保持着新时代建设者锐意进取、永不服输的底色。洋溢于字里行间的,有激流勇进的魄力,有开拓创新的智慧,有蓬勃的力量和希望,家国情怀呼之欲出。在这一点上,也充分体现了小说的现实意义,既讴歌铮铮铁骨的重工精神,又为年轻一代必然要面临的人生抉择指明了方向——将个人的命运融入到国家民族命运的自觉担当。

艺术源于生活,彰显时代特色。《重中之重》讲述的工业转型升级的故事,正是不少中国制造企业的缩影,产业发展的困境、自主创新的突破、国际市场的竞争……都以真实案例为创作蓝本。在这样一幅工业、工厂、工人的时代变迁画卷中,我们看到了不断涌现的温度和光芒,听到了轰隆作响的“重工之声”,感受到了工匠精神的永不过时。这份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,也将伴随一代又一代建设者接续奋斗,奔赴中国工业的辉煌未来。



■ 付振双

长山,是一座山。

《世说新语》言语篇的第八十七则,不算标点符号,共有十二个字,可谓简短之极,却又清晰展现并定格了一幅生动的画面。某年某月某日,东晋高僧支道林看到东阳长山时说:“何其坦迤!”何其,即多么。坦迤,形容山势平坦而绵长。支道林的话,就是感叹长山的平坦而绵长。

不过,支道林发出感叹的具体时间、地点和身边人物通通隐去,说话的语境亦无处可寻。看样子,这像是远眺之下心有所感后的随口一说。

但轻读此句,想象当时的画面,不由地想到另一幕场景:在一代大师支道林感叹长山的近八百年前,孔子曾登山并生出的感慨。孔子在山东,自不会登上远在浙江金华的长山,登上的是分别是东山和泰山。对孔子登山的情况,《孟子》所谓:“孔子登东山而小鲁,登泰山而小天下……”

《孟子》的话较长,大概意思就是就是孔子登上东山,便觉得鲁国变小了;登上了泰山,便觉得天下变小了,所以看过大海的人,就难以被别的水



吸引了,所以在圣人门下学习的人,就难以被别的言论吸引了。因此“观水有术,必观其澜”。

孔子登山的状况,除《孟子》有记述,还有其他史籍的记载及泰山上的石刻。但令人疑惑的是,孟子的话是孔子登泰山的唯一正式记载,石刻也几乎都是后人依据《孟子》的记载所做。但不管怎么说,在孟子眼中,孔子上过泰山,也上过东山,其眼界和智慧足以时刻昭示后人。

这样,再来看关于支道林的这次记载,他简短的表达靠着《世说新语》流传

下来,一同流传下来的,还有“长山”之名。在许多人眼里,这座山的名气并不大,甚至远没有支道林的名气大。

支道林所说的长山,即金华山。长山之名,史籍最早见于汉末,其名大抵沿用至晋朝末期或南朝初期。《隋书·地理下》云:“金华,旧曰长山。”山的名气大不大并不重要,就如同孔子登山、支公感慨的背景,重要的是后人依据文字记载去揣摩他们的心境。

要知道,当年的“一时之俊”郗超问谢安:“支道林在玄谈上与嵇康相比怎么样?”谢安回答:“嵇康须不断努力,才能赶上他。”郗超又问:“殷浩与支道林相比又如何?”谢安回答:“如果论娓娓而谈,恐怕殷浩要胜过支道林;若论卓然有识,支道林要超过殷浩。”郗超后来在给亲友的一封信中说:“支道林法师神理所通,玄拔独胜。数百年以来,绍明大乘佛法,令真理不绝,唯此一人而已。”

那么,我们是否有理由相信,支道林的话可能寓情于景,“何其坦迤”说的是山,也不仅仅是山,更是人。山之气势如人,人亦当如山,做到心胸坦荡而底蕴绵长。人如长山,一种浩然正气生于心,方能引得世人一声赞叹:何其坦迤!



草原明珠

宋文学

(作者供职于白音华金山发电有限公司)